◆煮酒论史

飘落“家”外的“车氏书香”

——车持谦及其作品介绍

陈扬桂

民国时,文献家刘达武编辑《邵阳车氏一家集》,精选了自车大任以后车氏家族35人的诗词2827首,文章84篇。近年,《湖湘文库》和《邵阳文库》又相继出版《车氏一家集》,荟萃精华,传承了邵阳车氏家族的书香文脉。遗憾的是,上述三个版本的《车氏一家集》,均遗漏了一位作品甚丰的车氏子弟车持谦。

车持谦(1778—1842),又名守谦、子尊,字秋舲,号捧花生,是大任兄弟大敬的第七代孙,其代表作是《秦淮画舫录》。该书成书于嘉庆二十二年(1817),写的是南京秦淮河一带的风月佳话。书分上下两卷,上卷为“记丽”,即为130余位秦淮名伎作传。下卷为“征题”,收集了江南文人酬唱的作品。书中所描绘的女子,才艺超绝、敢爱敢恨、个性鲜明活泼。比如,书中写到一位叫金袖珠的美女,“嗜读《红楼梦》,至废寝食,《海棠》《柳絮》诸诗,皆一一背诵如流”。书中还记载了一些善于唱昆曲的丽人,如纪招龄“心绝慧悟,无论新声旧谱,才一按拍,如银瓶泻水,使人听之忘倦”;陆绮琴“其父本梨园老教习,探亲过白门,遂家焉,绮琴早按宫商,妙娴丝竹”。《秦淮画舫录》写的是优伶脂粉,但用语文明典雅。

《秦淮画舫录》一经问世,即成为畅销书,甚至出现了盗版书。那些从事娱乐业的优伶们,更以自己的芳名艳迹能够入书为荣。如车持谦所言:“《画舫录》成,一时纸贵,诸姬群相诘问,以列名其间为幸……闻某姬展转购一部去,遍检其名不得,乃至泣下。”“余梓《画舫录》成,不数月,坊间已有翻本,以其无关著述,有利负贩,遂亦不问。”

在《秦淮画舫录》面世的次年,车持谦又写了《画舫余谭》,描绘了秦淮河畔民俗风情、饮食商贸和戏曲百艺等状况,再现了清代南京市井生活百态。其中写游船上唱昆曲和其他曲艺的倡优,“顾双凤之《规奴》,张素兰之《南浦》,金太平之《思凡》,解素音之《佳期》,雏鬟演剧,播誉一时”等语,是颇为珍贵的戏曲史料。

谈到《画舫余谭》的成书及体例,作者自称“辑《秦淮画舫录》竟,偶有见闻,补缀于后,凡数十则,即题曰《画舫余谭》,亦足新读者之目。信手编入,无所谓体例。他日更有所得,当仿《容斋五笔》之例,再续成之”。除了把笔触伸到娱乐圈,车持谦也致力于南京地方文史研究。《莫愁湖志》和《钟山志》是他这方面的作品,书中记录了南京的风云变幻,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。

车持谦存世的诗作不多,但《秦淮画舫录》《画舫余谭》中借他人之口吟唱的诗歌,很有可能就是他的作品。

车持谦多才多艺,爱好广泛。他懂谱曲,曾为万荣恩改编的剧本《红楼梦传奇》校过谱。他在序言中说:“余览子此作,方将觅十七八女郎,按红牙拍,柔声缓唱于氍毹之上。”

有人说,车持谦是唐伯虎式的风流文人,他的《秦淮画舫录》中不少是他猎艳的记录。他自己也承认,《秦淮画舫录》是写着好玩的。在南京城,他有一班玩得来的酒朋文友,时常举办“文酒之会”,一块“携榼访胜”“欢吟醉呼”。

然而,车持谦到底是车氏子弟,秉承了车氏的家风。他貌似远离政治,尽交结些才子佳人,却做了一件具有强烈家国情怀的事情,那就是致力于《顾炎武年谱》的编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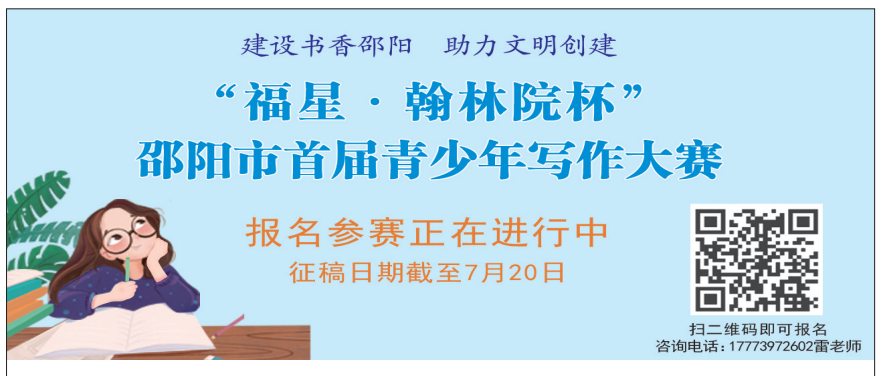
顾炎武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。车持谦崇敬顾炎武,研究顾炎武,从顾氏身上看到了曾祖父车鼎贲、车鼎丰兄弟的影子。《顾先生年谱》被后世学者称为“纸上顾祠”,为顾炎武入祀乡贤,及后来的“顾祠会祭”奠定了基础。

车持谦这位卓有成就的士子,之所以被遗漏在“车氏一家”之外,首先是因为他这支车氏后裔重回了祖籍地南京,与邵阳车氏失了联系。其次跟他吸取曾祖父受清朝文字狱迫害的教训,行事低调有关。再就是他的重要作品如《秦淮画舫录》用的是“捧花生”之类的笔名,世人很难把他与“车氏书香”联系到一起。

(陈扬桂,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)

湖光山色

刘玉松 摄



我的“文学的故乡”

——《那山那村》的故乡情怀与文学表达

何 石

回眸我的创作,真正满意的还真就是那些故乡题材的作品。那些多年背着行囊“文化行走”的岁月,留下无数记录城市发展的喧嚣和创伤的文字,并未带给我回味的惊喜。倒是这些和着泥土芳香的熟悉面孔、嵯峨挺拔的群山一样真性情的乡里乡亲,时刻萦绕在我的笔头。这种感受,在最近出版的扶贫和乡村振兴题材小说集《那山那村》中尤为深刻。

因为爱得深沉,大崀山的碧水青山格外妩媚。

这方诱人的热土给在此生活、奋斗的人们很多美的享受、美的陶冶、美的启迪和激励。如陈松柏在工作中遇到了一些困惑、又与张海牛发生了激烈冲突之时,来到八里山的山腰,俯瞰赤泥村全貌。当他看到:“天边那一簇簇红云给崀山的八角寨罩上一层金光,夫夷江蜿蜒曲折顺流而下,两翼青绿如黛,眼下正是初秋时节,万顷橙园甸甸满枝,丰收在望,让人心旌猎猎;再看看茫茫八里山,茂林森森,山鸟噪林,山岚缥缈,炊烟袅袅,与山下鸡犬相闻,构成了一幅和谐共鸣的山乡美景。”顿时信心满满,疑云全消。山川之秀、乡村之美,与乡村振兴事业的如火如荼形成了和谐而合理的演绎。

因为相看两不厌,浓郁的乡风俚俗尽显民俗文化之美。

湘西南也是湖湘文化重镇。从这里走出了南宋骁将杨再兴,楚勇名臣江忠源、刘长佑、刘坤一等。这里的人们继承了先祖剽悍刚勇的血性,好舞枪弄棒、角力竞技。这部作品中多次描写斗拳、掰腕、摔跤的场面,紧张惊奇,活灵活现,充分表现了脐橙之乡刚健豪爽的民风。虽然外面的世界很精彩,山里人仍保留着浓厚的重土兴农传统。扶犁耙、种脐橙、种烟叶、打药施肥、编织竹器、摆渡等农耕文明,在作品中都有具体细致的铺叙描述。

因为认同,湘西南淳朴的民风尽显人情人性之美。

扶贫攻坚、乡村振兴的决策举措如春阳、如甘霖,照抚、润泽村村寨寨,引领、激励、帮助人们在奔小康的道路上拥簇行进。这里的乡里乡亲善良、敦厚,宽容、有爱,深明大义、不计前嫌,乐于助人、将心比心。

此外,我将中华传统文化、地域文化融入叙事中,雅俗辉映,相谐成趣。如古典诗词用得恰到好处,增添了内容的厚重感,显示出高雅格调。尤其是民间俗语、谚语、民谣的使用,文字更加生动耐读。整体上看,文字自然清新,简练明快,且不乏幽默机趣,人物语言富于个性。在写作中常常利用通感和特有体验变格修辞,化平易为奇崛,扩大语言的张力。

诚然,故乡就是你从母腹中呱呱坠地、来到人间的地方。作家的故乡,对于他写作的题材,对于他小说中人物的活动环境,对于他营造的文学世界,起着决定性的作用。正是有了对故乡的一往情深,才会不断发现、储存这里的文化精华,才会在笔端自然流露出对文学故乡的“溢美之词”。因为“爱得深沉”——“即使不是一只清脆的百灵,也要用嘶哑的声音歌唱”。要对小朋友谈一点写作的方法论,这就是我一点至真至诚的心得和体会。

(何石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)

◆史海钩沉

河伯乡地名溯源

阿 旧

河伯乡,地处邵阳县西南。此乡原一直为武冈辖区,宋时属紫阳乡,清时属杨清团,民国时分属四区的四望、古峰两乡,1950年4月,划归邵阳县。

《邵阳县志(1978-2002)》称,河伯乡因“地处河伯岭下而得名”。尹敬中《邵阳地名源流》中说法相同。而河伯岭得名来历,据当地传说,说古时有何姓者在此立寨,人称其为何伯,岭以人名,后讹为河伯。

河伯岭属越城岭北支,在邵阳县、新宁和东安三县交界处,地处偏僻,古称蛮荒之地,自北宋章惇开梅山后,始得开发。这里山高林密,向为盗贼藏身之所,宋代曾立有军寨以防御。道光《宝庆府志》云:“自有宋起,宋初邵州之地西北皆蛮境……置塘儿柴于武冈塘田寺,以御河北、四望山盗贼。”其中的“河北”即指河伯岭。河伯岭,《大清一统志》亦作“河北岭”,光绪《武冈州志》作“河北大岭”。河伯岭在夫夷江之南,因而以上称“河北岭”的“北”,当为“伯”之讹。本地紫阳话里,北、伯同音。

明隆庆《宝庆府志》载:“宝庆知府一员,同知一员……河泊所河泊一员。”河泊所,自明初始,为掌管征收鱼税的机构,设于全国各地河湖堰池。不过,河伯乡距离夫夷江较远,明代时宝庆府的河伯所当不会设立在这一带,其与河伯乡之得名应无关联。

南宋何季羽曾知武冈军,撰有《都梁志》六卷,载境内“陂塘”数十处。陂塘为古时水利工程,相当于今天的小型水库。南宋嘉定间曾知邵阳和武冈军的史弥宁,曾在诗里谈到兴修这种陂塘的意义:“人事当先莫靠天,蚤修陂堰贮清泉。来年未必晴朗久,万一晴明溉得田。”《都梁志》中所载陂塘名皆源自当地地名,和今之地名多可对应。如石洞陂,在今新宁县马头桥镇坪山村、石洞桥村,这一带古属石洞村。高桥陂,万历《新宁县志》载“沙田里”有“高桥村”,在今新宁县高桥镇内。

其中又有“何伯难滩陂”,当今河伯乡,这应该是目前已知关于何伯乡地名的最早文字记载。从名字看,其所处当是河滩岸边。光绪《武冈州志》载“杨清团”有“易字水”“杨清水”和“马头水”,何伯难滩当在这三水流经之地。此地又有陂塘,而有陂塘处必有广阔田地,因而何伯难滩或在今陈氏垄、易氏垄等沿河大田垄一带。

何伯难滩,为何伯,非河伯,这与传说称河伯岭名为何伯之讹的说法相合。以尊称“伯”为地名,双清区有召伯村,邵东有召伯祠。不过,以姓氏为山岭名,姓后多称“家”或“公”,如河伯岭向北延伸有胡家山,往东白仓镇高塘村则有何公岭。何伯难滩,其中的难,罹难之意,全意是指何伯溺亡后被发现的河滩一带。这里的何伯,和传说中曾在河伯岭立寨的何伯,很可能是指同一个人。

不过,何伯也可能并非人,而是神。河伯,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黄河水神。干宝《搜神记》卷四载,冯夷,宋时华阴潼乡人,“以八月上庚日渡河,溺死。天帝署为河伯”。晋代葛洪《抱朴子·释鬼》亦云:“冯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,天帝署为河伯。”从以上记载看,水神河伯和何伯难滩中的何伯死因相同,名字极近。那么,何伯难滩中的何伯为河伯之讹亦未可知。那么,河伯乡也有可能是因水神河伯而得名。

古时夫夷江沿岸渡口建有神庙,以保水舟平安。夫夷江上游有水庙,“奉神禹及巡河大帝”;有沉水庙,“祀伍公之神”;有油头庙,“祀吕公太保之神”。据道光《宝庆府志》,夫夷江下游武冈州“蔡山团”(今邵阳县霞塘云乡)有罗公庙,祀三闾大夫屈原。而据屈原《楚辞·九歌》中有《河伯》一文,可见河伯亦在楚人祭祀之列。若“何伯难滩陂”中的何伯果为河伯,当因此地曾建有祭祀水神河伯的神庙。

(阿旧,新宁人,学者)

◆品茗谈文

“遗憾”的价值

黄三畅

读一些旧体诗,往往为诗人遭遇的遗憾、痛苦之事而感慨。但换一个角度看,如果诗人没有遭遇那种遗憾、痛苦之事,也就不会写出那些诗来,文学宝库就会少了很多瑰宝。

唐·王维《寻隐者不遇》:“松下问童子,言师采药去。只在此山中,云深不知处。”意境多么美好。往林子里望去,但见云雾飘腾,其间就有一个隐者在采药。隐者或攀崖过涧,寻寻觅觅,或喜见可采之药,挥锄挖掘。采药者的形貌、神态,都可以想见。吟诵玩味,意趣盎然。设若“寻隐者”而“遇”了,或许也能写出一首诗来,但肯定没有这一首了。

唐·岑参《逢入京使》:“故园东望路漫漫,双袖龙钟泪不干。马上相逢无纸笔,凭君传语报平安。”诗人离开“故园”时日已久,此时正行进在去往西域的途中。回望东边的故园,已是漫漫长路,思乡之情油然袭上心头,泪湿双袖,且还在不断流淌。忽然遇到一位归家的老乡,真高兴啊。高兴之余又遗憾,两人骑在马上都没有纸笔,要不写一封信给家人该多好!唉,也只好请你带一句口信报平安了。如果是在驿站相逢,应该有纸笔写信的,但也许就没有这样一首感人的诗了。

南宋·赵师秀《约客》:“黄梅时节家家雨,青草池塘处处蛙。有约不来过夜半,闲敲棋子落灯花。”也写出了人生的一种遗憾。梅子黄时,家家都笼罩在雨中,长满青草的池塘边上,传来声声蛙鸣。约了一位朋友来做客,等到半夜了还没有来。只好一个人伴着油灯,无聊地敲着棋子。遗憾、寂寞、怅惘之情,表现得多么形象生动,简直可触可摸。而同样,如果客人如约而至,诗人也许会写出另一首诗歌来,但这首好诗,应该不可能问世了。

南宋·叶绍翁《游园不值》:“应怜屐齿印苍苔,小扣柴扉久不开。春色满园关不住,一枝红杏出墙来。”诗人来到一座花园,门是关着的。轻轻地敲着柴门,久久没有人应声。唉,大概是怕园里的青苔被人践踏,才闭门谢客的吧。乘兴而来,只能扫兴而去了。猛一抬头,只见墙上探出一枝盛开的红杏来。春色盈满花园,关也关不住啊。遗憾、失落,转为惊喜。读者在欣赏诗歌的美好意境之余,可能还会这样感叹:岂止红杏探墙?一切新生事物,都是不可遏制的啊。设使游园“值”了,这样一首被传诵的诗,应该不可能问世。

(黄三畅,武冈二中退休教师)